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Arts

沈暉  
2009

# 6.

## 白鳥一樣無盡翱翔

しら鳥はかなしからずやそらの青  
海のあをにもそますただよふ 牧水

譯文：白鳥不悲哀，無染於海天青藍，依舊白。 牧水

這是施翠峰年輕時，最喜愛的一首日文短歌（和歌）。作者若山牧水（1885–1928）出生九州宮崎縣，早稻田大學畢業，晚年移居神奈川縣沼津。是自然主義作家，被譽為國民歌人。一生愛漂旅，也一輩子好酒，享年僅四十三歲。〈白鳥〉之歌1919年收入歌集《別離》。

吟詠〈白鳥〉令人嚮往無盡飛翔，可以朝自己喜歡的志趣，所以發展出施翠峰的繪畫創作，文學造詣，學術的成就，還有旅行見聞，民俗調查乃至蒐藏、鑑定，以及與海內外名士交流之多角度接觸的人生體驗，就像短歌裡的白鳥一樣，飛翔於無盡的天空，見識到各式各樣的光景。



[右頁上圖]

施翠峰，〈波濤洶湧〉，1993，  
油彩、畫布，60.5×91cm。

[右頁下圖]

施翠峰，〈年年有餘〉，1990，  
油彩、畫布，45×60.5cm。

[左上圖]

日本歌人若山牧水手寫〈白  
鳥〉之歌。

[左下圖]

施翠峰年輕時最喜愛的〈白  
鳥〉之歌，收錄在若山牧水全  
集《別離》(左4)。

[右圖]

1966年，施翠峰(右)與日  
本文學家井上靖合影。圖片  
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## 訪日親炙心儀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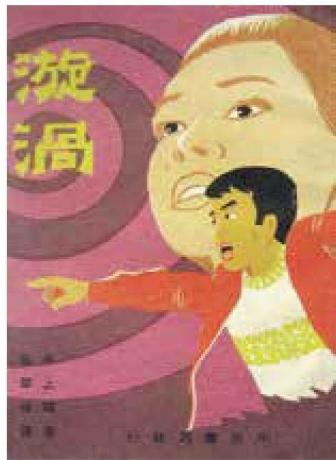
臺灣戒嚴時期（1949-1987）除了通過留學考試的大學畢業生，或有國際會議正式邀請，以及商務、應聘的人士以外，不能隨意出國。1966年施翠峰與李梅樹、洪瑞麟應邀參加文化交流籌備會而准許前往日本。李梅樹和洪瑞麟戰前都留學日本，只有施翠峰是首度出國，他嚮往日本文學已久，所以公務之餘不是去觀光，而是鎖定東京附近的現代文學名家親炙受教。

他們首先拜訪洪瑞麟就讀「帝國美術學校」（今武藏野美術大學）的老師清水多嘉示（1897-1981）的工作室，清水老師後來專事雕塑，當時是日本美術展覽會（簡稱日展）的顧問和武藏野美術大學教授，以及日本藝術院會員。

施翠峰請教與清水多嘉示同屬日本藝術院會員的文學家井上靖（1907-1991），要怎麼聯絡到他？幾經波折終於如願以償，在井上靖下榻寫作的大飯店餐廳，面對面交談。之後，再受邀前往井上靖家共進晚餐。井上靖告訴施翠峰，他的軍醫父親於1922年派在臺北當醫官，







〔上左圖〕井上靖所著《漩渦》的中譯本封面。

〔上右圖〕日本文學家武者小路實篤著《友情》新版封面。

〔中圖〕日本文學家井上靖《城砦》再版的新聞廣告。

〔右頁圖〕施翠峰，〈月下美人〉，1995，水彩、紙，56×38cm。

〔下左圖〕日本文學家井上靖的成名作《獵槍》原稿。

〔下右圖〕施翠峰翻譯成中文的《友情》節譯本收錄到「世界文學選集」中。



所以曾在1924年和1925年兩度到過臺北，彼時井上靖還是十七、八歲的少年，正就讀沼津中學校，但對臺北已經沒有什麼印象。這一段過程，也是臺灣讀者所不知道的。

出國前施翠峰翻譯過井上靖的《漩渦》。此際正在《大華晚報》連載中的井上靖小說是《堡壘裡的愛情》（原名「城砦」），所以要向井上靖報告。

會見井上靖的1966年，他已經是名滿日本的大作家，成名作〈獵槍〉，1947年發表於《文學界雜誌》，1950年《鬥牛》獲芥川賞。直到後來寫的《樓蘭》、《天平之甍》、《敦煌》、《孔子》等，幾乎是長篇歷史小說了！

訪問井上靖的前一天，施翠峰已事先電話聯絡，並約好前往拜訪的人是文學泰斗武者小路實篤（1885-1976），當時已是八十一歲的老文豪。1919年發表的中篇小說《友情》，施翠峰即將有節譯本收錄到東方出版社的「世界文學選集」中，所以也急著向原作者報告這個消息。







1966年，施翠峰（左）拜訪日本文學家武者小路實篤。  
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武者小路實篤住在東京郊外，從新宿搭乘京王線電車尚需半小時車程的調布市仙川站下車，找到一幢有庭園的大宅第，進門後經過一番交談，兩人相偕走向戶外，在千坪庭院欣賞小橋、湧泉和池塘。七十歲以後，武者小路實篤即在此過著優游自適的晚年。

老文豪的文學起跑甚早，1910年與文友創刊《白樺》雜誌，提倡個性主義藝術論，除文學之外也介紹雕刻家羅丹（Auguste Rodin, 1840-1917）和後期印象派畫家，對日本近代文學與美術的發展，是一本最具啟發性的刊物。

初度踏上日本的施翠峰，正在翻譯連載中的小說，是比自己還年輕的日本文壇新銳石原慎太郎（1932-）所寫的《青春頌》。1966年9月底，也約定在東京日生劇場訪問到作家本人。

翌年《青春頌》中譯本出版，在日本也拍成電影，男主角就是石原慎太郎的弟弟石原裕次郎。哥



哥慎太郎大學時代（一橋大學三年級）發表的小說《太陽之季節》，1956年獲芥川文學賞。同年，同名的電影上映，弟弟石原裕次郎尚是配角而已。

可是兄弟倆都很爭氣，石原慎太郎是當代文壇寵兒；石原裕次郎更是家喻戶曉的影壇巨星。哥倆好的搭配其實是有時代背景的，《太陽之季節》革新了日本戰前的社會保守現象，打造戰後青年的奔放與不拘泥，石原裕次郎的戲路就是代表太陽族的解放。尤其是石原裕次郎的造形，對於戰後美軍進駐日本，陷入苦悶一代的日本男子，一身襯衫，比之美國大兵的魁梧體型，英挺軍裝，相較之下，有明顯的自卑，但日本青春期男孩子從石原裕次郎身上找到救贖，發現他的裝扮與氣魄，具備新時代青年的活力，終至形成魅力。

小說《青春頌》的內容，也是作者不滿保守的教育體制，反思中學生如何伸展自己的個性，不論是小說或電影，皆充滿自主性格的青春形象。

石原慎太郎與施翠峰年齡相近，所以很談得來，最後獲得的共識是，施翠峰說：「戰後日本作家似乎犯了一個通病，為了應付報刊需要，粗製濫造。」石原慎太郎回應：「施先生，您的話很對。」

石原慎太郎後來從政，當選過四屆東京都知事；石原裕次郎1962年曾經來臺灣拍片，住了將近一個月，卻於1987年因肝癌辭世，年僅五十二歲。

〔左頁下左圖〕  
《白樺》雜誌創刊號封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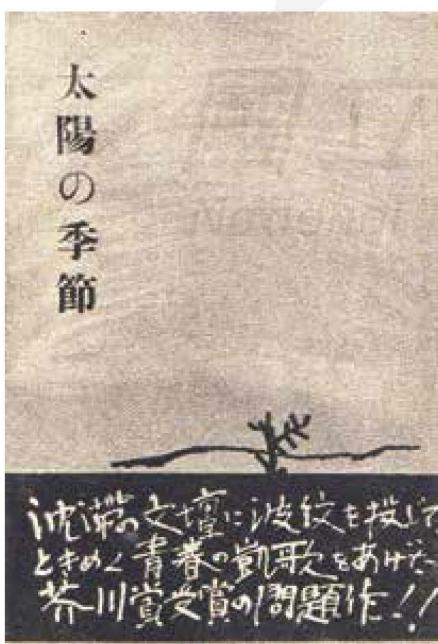
〔左頁下中圖〕  
日本文學家石原慎太郎著，施翠峰翻譯的中譯本《青春頌》封面。

〔左頁下右圖〕  
1965年，《青春頌》拍成電影的海報。

〔下左圖〕  
日本文學家石原慎太郎著作《太陽之季節》書影。

〔下中圖〕  
1956年，《太陽之季節》拍成電影。圖為電影海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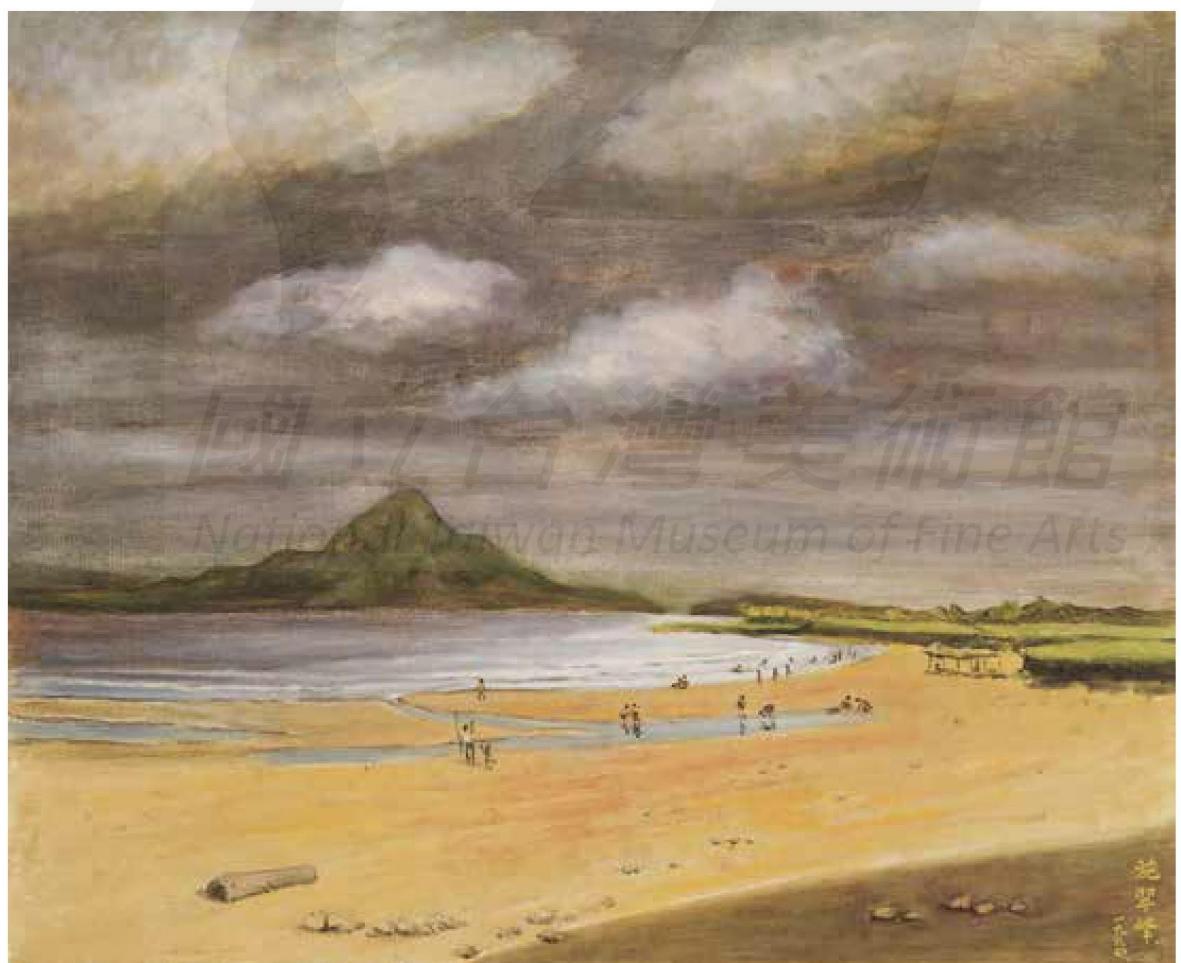
〔下右圖〕  
石原裕次郎來臺拍片的電影海報，背景為野柳。







施翠峰，  
〈海水浴場〉，  
1994，  
油彩、畫布，  
53×65cm。



施翠峰，  
〈驟雨將來〉，  
1994，  
油彩、畫布，  
53×65cm。

〔左頁上圖〕  
施翠峰，  
〈候鳥的沉思〉，  
1994，  
油彩、畫布，  
53×65cm。

〔左頁下圖〕  
施翠峰，  
〈觀音山與白鷺〉，  
1994，  
水彩、紙，  
41×56cm。

1966年施翠峰赴日參加文化交流籌備會議，順赴探訪日本老中青三代作家，也前往考察東京藝術大學，參觀藝術大學素描教室。照片上施翠峰背後的騎馬像是柯達美娜答騎士像（Gattamelata），原作為銅鑄，佇立在義大利威尼斯，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將之翻成原寸石膏像。1935年東京藝術大學前身的東京美術學校，向波士頓美術館遊說成功，終於把石膏像捐贈給日本。這件大型雕塑騎士像曾經令在日本留學中的陳景容深深著迷，甚至可以說是騎馬像英姿，激勵他奮力考上東京藝術大學。

[左上圖]

東京藝術大學校門。

[左下圖]

佇立在義大利威尼斯柯達美娜答騎士像。

[右圖]

1966年，施翠峰攝於東京藝術大學素描教室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



水彩畫，也曾來臺灣參加施翠峰發起的臺灣水彩畫協會歷屆展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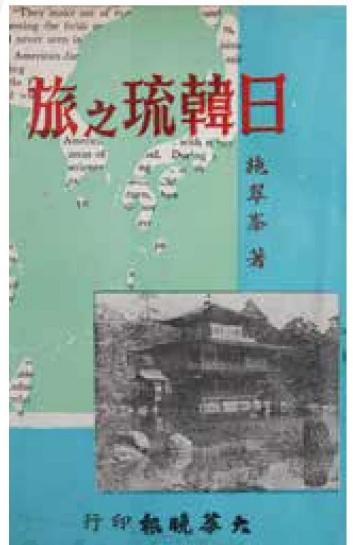
訪日歸來之後，施翠峰將流程與見聞連載於《大華晚報》，1967年發行單行本《日韓琉之旅》，仍由大華晚報社出版。書中第一篇即介紹京都廣隆寺的〈彌勒菩薩半跏思惟像〉，作者稱之為「日本國寶第一號」，指的是雕刻類佛像的第一號，該書封面圖像是京都金閣寺。

## 為民間藝術發聲

最早呼籲重視臺灣民間藝術的學者，即是施翠峰。他所說的民間藝術包括古廟的雕刻、彩繪，以及民間的古器物，甚至是原住民生活用具與圖騰，乃至民間口語傳說等等，都涵蓋在民間藝術範疇。

1948年，就讀師院二年級，學生自治會發行油印本文藝刊物，他發表過一篇文章〈呼籲重視民間藝術〉，除民眾手工藝之外，也推及至民間繪畫、文學、音樂、戲劇等各方面。

1951年，何鐵華創辦《新藝術》月刊雜誌上，他也寫了一篇〈民間藝術本質論〉，可見臺灣民間藝術的理念，施翠峰起步得甚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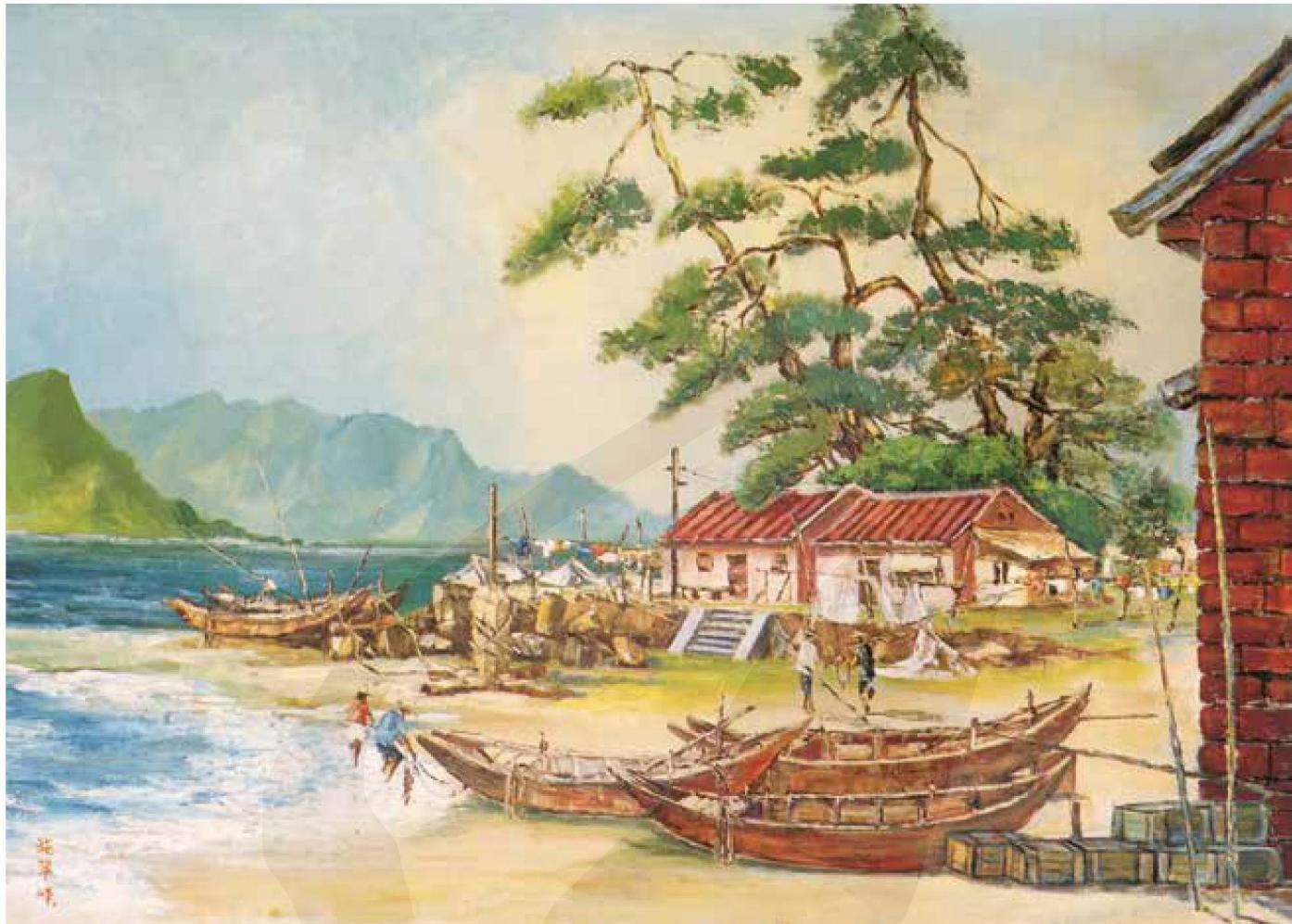
1967年，施翠峰著作《日韓琉之旅》書影。

[上左圖]

宮城健盛 1969 年及 1970 年夏季寄給施翠峰的手繪明信片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[上右圖]

1966年，施翠峰（右）與琉球水彩畫家宮城健盛合影。



施翠峰，〈漁村〉，1987，  
油彩、畫布，65×91cm。

對本土文物的理性知覺，也觸發繪畫創作的「本土質感」，這是鄉土感情的起爆作用。1987年的油畫〈漁村〉，畫中對岸的尖形山是東澳烏石鼻，當時南澳尚是個小漁港。南澳是蘇花公路中途站，僅北迴鐵路南澳站附近有大聚落，所畫的港澳從前叫做「浪速」，1920年代以後首先招募宜蘭人來此開墾，至戰後才有少數居民出海捕魚，南澳老居民常稱自己生長的地方叫「那妞啊」，因為那是「浪速」(なにわ)日語的諧音。施翠峰用彩筆畫下臺灣最原始的風景。

[右頁上圖]  
施翠峰，〈日正當中〉，1988，  
油彩、畫布，60×91cm，  
順益臺灣美術館典藏。

[右頁下圖]  
施翠峰，〈椰林人家〉，1988，  
油彩、畫布，45×60.5cm。

1988年的〈日正當中〉與〈椰林人家〉之油畫二圖，皆池畔民家風景，相思樹叢和椰子樹是臺灣原生植物，卻也都是早年臺灣鄉村原味，同時抓住了「本土質感」的創作元素。

1990年的油畫〈曬土豆〉(P.124上圖)之作與同年油畫〈鄉村之晨〉(P.124







施翠峰，〈各奔東西〉，1993，  
油彩、畫布，41×53cm。

下圖），皆屬臺灣農民的生活作息，其所表達的人物姿態很傳神，鄉土的質感隱藏著鄉民勤勞的本質。

這種勤勞的本質，在1993年的油畫〈各奔東西〉盡露無遺，點綴的騎車人物是寧靜鄉野間的速度感，也有竹林迎風搖曳的動感，右邊是民房，左側有稻草堆，構圖格外安定、穩重。

同屬寧靜風格的〈養鴨人家〉(P.126)，1988年油畫作品，靜謐的南國典型農村景色，有高聳的椰子樹，中景是紅瓦屋的民房，看起來是中部臺灣風光。前景的池塘有鴨群和倒影，景象安詳和平，二名趕鴨人動作看起來輕鬆自在的樣子。翌年（1989）的〈池畔人家〉(P.127上圖)也是油畫，但色彩亮麗，畫境開放。可是同為1989年另

[左頁上圖]  
施翠峰，〈曬土豆〉，1990，  
油彩、畫布，41×53cm。

[左頁下圖]  
施翠峰，〈鄉村之晨〉，1990，  
油彩、畫布，31.5×41cm。



施翠峰，〈養鴨人家〉，1988，油彩、畫布， $65 \times 53\text{cm}$ 。

〔右頁上圖〕 施翠峰，〈池畔人家〉，1989，油彩、畫布， $41 \times 53\text{cm}$ 。

〔右頁下圖〕 施翠峰，〈午後鄉村〉，2003，油彩、畫布， $31.5 \times 41\text{cm}$ 。



[右頁上圖]

施翠峰，〈永和遠眺〉，1990，  
油彩、畫布，31.5×41cm。

[右頁下圖]

施翠峰，〈關渡漁村〉，1990，  
水彩、紙，38×56.5cm。



施翠峰，〈鄉村晨景〉，1989，  
油彩、畫布，91×72.5cm。

一幅油畫〈鄉村晨景〉，則有十足的藍蔭鼎（1903-1979）水彩況味，不同的是將藍蔭鼎的竹林變成椰子樹。

直至1990年代，有兩件逸出本土質感的新創意，即是油畫的〈永和遠眺〉和水彩畫〈關渡漁村〉，油畫的筆觸自由隨性；水彩採極簡揮灑，但都看得出來脫鄉土寫實，另創寫意新功力。

再看〈古厝灶腳〉(P.130)，1994年的油畫，臺語「灶腳」就是廚房的意思，右下角是早年的磚砌大灶，在這裡炊飯、煮菜、燒開水等等，是傳統民房必備的重要地方，畫之左側也有一口大甕，整個畫面呈現一幅鄉土情調的原汁原味。



黃澤峰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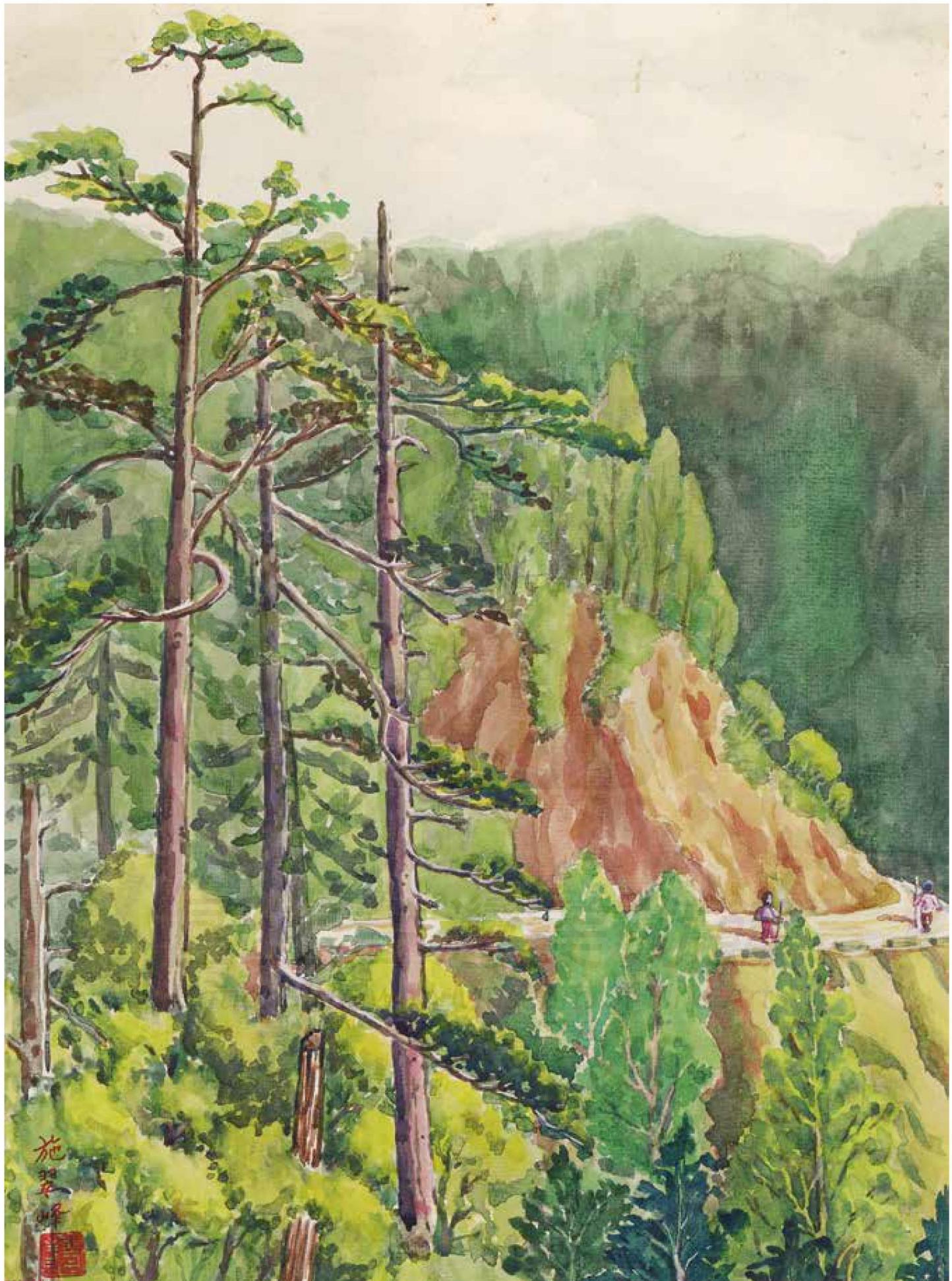
施翠峰，〈古厝灶腳〉，1994，  
油彩、畫布，72.5×91cm。

大禹嶺是橫貫公路開通之後的高處景點，1986年的水彩畫〈大禹嶺一景〉，施翠峰特別強調高山植物的挺直和高海拔林相的特徵，是脫離既有的鄉土情調，新開發的臺灣新景觀，從前是畫家很難到達的地方，現在則要全新定位本土的新質感、新面向。

同樣是臺灣畫家新面向的〈太魯閣峽谷〉(P.132)，1990年的水彩畫，岩石肌理布滿畫面，太魯閣之雄偉就是斷崖絕壁，在施翠峰的創作中，也有表現本土的新質感意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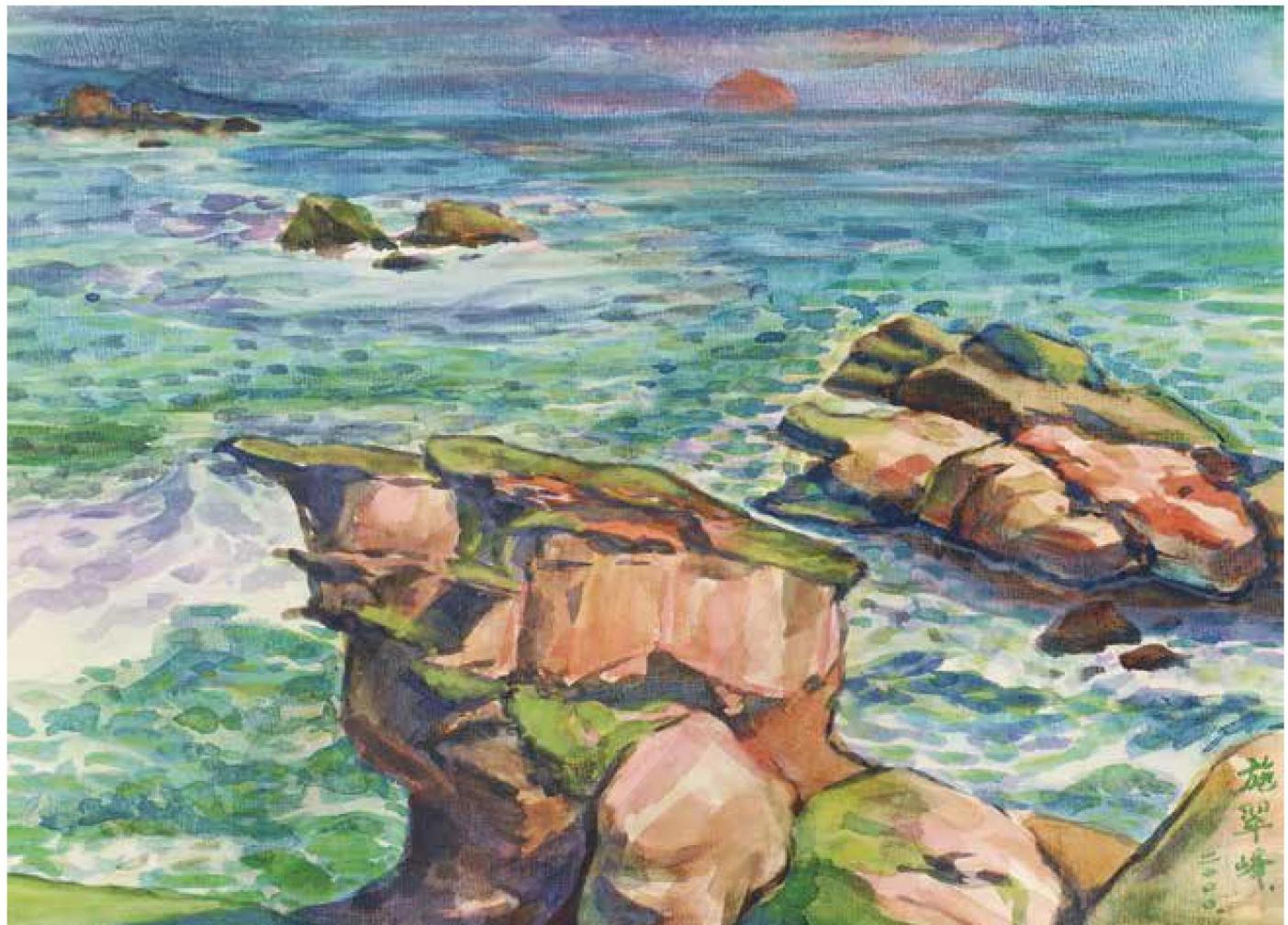
[右頁圖]  
施翠峰，〈大禹嶺一景〉，  
1986，水彩、紙，  
56×38cm。

2000年〈日出〉(P.133)一作的水彩畫，是畫野柳奇岩。1962年9月，施翠峰在《自由青年》雜誌主持「寶島風情」專欄，寫過一篇散文〈野





施翠峰  
一九九四



施翠峰，〈日出〉，2000，  
水彩、紙，39.5×54.7cm。

柳仙蹤〉，他以仙女下凡的意象描寫野柳的怪石奇岩。其實那個年代野柳是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，大家也不曉得野柳在哪裡？是攝影師引領施翠峰到野柳的，因為海禁尚未開放，當然會遭遇海防兵哨盤問，可是文章刊出後，民眾居然聞風而至，逼得政府不得不將野柳要塞地變更作新的觀光區。

當初施翠峰並非有意為野柳代言，卻無意間打響野柳海景的知名度。2000年，七十六歲的施翠峰重臨野柳看日出，曾經是臺灣祕境的發現者，老來的筆尖自然流露著新的本土質感。

關心臺灣民間藝術，也創作臺灣鄉土質感的水彩和油畫。還有一項功業，就是彰化人稱施翠峰為「臺灣鄉土的保護人」，其由來是施翠峰大力呼籲請彰化縣政府不要出售彰化孔廟，因為縣議會已通過遷

〔左頁圖〕  
施翠峰，〈太魯閣峽谷〉，  
1990，水彩、紙，  
102×81.5cm。

建孔廟，原址改建大樓，藉以促進彰化的繁榮，這是1974年8月的新聞報導。

正好施翠峰在《中國時報》執筆中的「思古幽情」專欄，立即為文寫了一篇〈夫子變財神〉，意思是拆孔廟賣地，供建商發財。文章見報後依然未見縣政府回應，於是他上書行政院長蔣經國，才交辦內政部主管部門予以關心，最後決議原地修復。縣長也找上東海大學的漢寶德（1934-2014）教授，修復保存工程從而水到渠成。

七年後，1981年10月號《漢聲》雜誌「古蹟之旅」專輯，刊出漢寶德撰文〈彰化孔廟的修復〉，摘錄如下：「彰化孔廟年久失

〔左上圖〕  
重修完成後的彰化孔廟。

〔左下圖〕  
2012年，施翠峰再訪彰化孔廟。  
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攝影提供。

〔右圖〕  
施翠峰著《思古幽情集》，  
收錄〈夫子變財神〉文章。



## 夫子變財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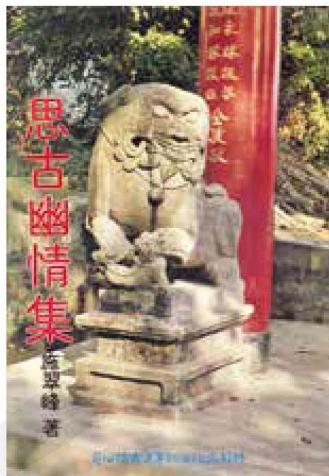
八月中旬與下旬，筆者因事大多時間都住在臺中市，有一天偶然翻閱報紙，看到位於彰化八卦山下面的孔子廟，由於縣府認為有礙彰化的繁榮與發展，不久將要予以拆除出售地皮（一千多坪）另覓地點重建。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則駭人聽聞的消息。保存歷史文化或名勝古蹟，在西方的歐美各國或東方的日韓兩國，已經推行了幾百年，而在臺灣却好像是一樁新鮮的玩意兒似的，還得依賴一些有心人士的大聲呼籲，高聲叫喊，才能使一些地方行政機構覺醒，實在令人痛心。

全臺灣各地設有大小孔廟不下四十座，其中規模最宏大，歷史最悠久的首推臺南孔廟，它



修，廟裡住了一些人家，廟門兩側也蓋了違章建築，一副破敗、荒涼的樣子。拆建的消息傳出來之後，引起不少有心人士的關懷。其中採取具體行動的有施翠峰與席德進兩位先生。」

〈夫子變財神〉集結在1975年出版的《思古幽情集》之中，翌年，同專欄的續集也跟著出版。首輯大都是古蹟探查，續集比較偏重民間傳說，包括神話與民間奇談。



〔左圖〕1975年，《思古幽情集》書影。

〔右圖〕1976年，《思古幽情集》第二冊書影。

## 海內外名士學人交流

交友甚廣的施翠峰，在此僅舉幾位莫逆之交，知己知彼，又志趣相投的海內名士和海外學人。

戰後出版界巨擘游彌堅，最清楚施翠峰的日文底子和中文能力，1968年川端康成（1899-1972）榮獲諾貝爾獎，當時游彌堅是東方出版社的社長，立刻急催施翠峰來翻譯川端康成的作品。東方出版社是臺北市衡陽路上的磚造紅樓，戰前也是日本人經營的「新高書店」。游彌堅曾是第二任官派臺北市長，下野後格外關心文化，組織「臺灣文化協進會」，成立繪畫班，請李石樵來上課，地點在臺北市新生南路瑠公圳旁的巷子裡。它係游市長任內接收日本人財產的一幢木造平房，經過好多年的法律訴訟之後，證明它並非日產，而是東門周姓一族的祖厝。

〔上圖〕施翠峰翻譯川端康成作品文選之封面。

〔下圖〕臺北衡陽路舊觀，最左邊角落的紅磚建築即東方出版社。



東方出版社的「駱駝文庫」，是口袋型叢書，施翠峰節譯的《世界文學選集》，收入約七十部全世界著名的文學。

臺灣水彩泰斗藍蔭鼎最拿手的竹叢描繪法，在施翠峰尚未認識當代水彩大師之前，早就為之著迷。那個年代藍蔭鼎在「美援」機構的「農業復興委員會」發行的《豐年》半月刊，擔任總編輯。

「美援」是美國撥出龐大資金，援助臺灣經濟自立，其中的「農復會」是美國協助臺灣農業立國的美援機構。《豐年》半月刊是為提高農民知識而發行的雜誌，因為農民識字率有限，所以版面必須要有大量的插畫，美術編輯遂請來楊英風（1926-1997），因此雜誌上滿載著藍蔭鼎的鄉土繪畫和楊英風的農民版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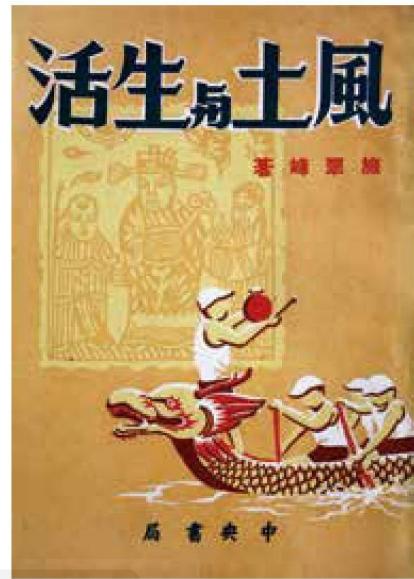
楊英風晚施翠峰一年考上師院，可是中途輟學被藍蔭鼎挖角投入豐年社。1952年楊英風找施翠峰，轉達藍蔭鼎邀稿之意，遂在《豐年》開闢專欄「臺灣風土與生活」，連載一年多，1966年結集成冊。

自早年施翠峰拜訪「鼎廬」之後，二人結下深厚的友誼，鼎廬是藍蔭鼎的齋室名，最初在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條通，1964年施翠峰出任國立藝專美工科主任，鼎廬遷往士林山腰，二人交情不減，一起逛古董店，一起討論原住民文化。

藍蔭鼎 1969 年寄給施翠峰的新年賀卡〈插秧〉圖，可見藍蔭鼎擅長的竹叢描繪法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

初次訪問三條通鼎廬不久，教育部為拍攝《寶島風光》紀錄片，邀請藍蔭鼎、郎靜山（1892-1995）、施翠峰三人同行，環島旅行一個月以上，並且有機會深入花蓮、臺東山區的原住民部落，才感佩到藍蔭鼎與原住民之熟稔，和對原住民美術之理解，並且更進一步體會到他的水彩畫造詣。施翠峰



回憶：

我們這個攝影小組，在臺灣東部有備而來，一路遇有高山原住民部落，都進去拍攝，我開始接受臺灣原住民的傳統文化，便是以此為開始，甚至於後來在走入文化人類學的領域，也是以此為契機的。

拍攝《寶島風光》16厘米影片的攝影重任，自然落到郎靜山身上，他是施翠峰所有藝術界朋友中年紀最大的。之前，郎靜山主辦「電影講座」曾邀請施翠峰演講，後來偶爾也在美而廉餐廳聚談。

經這一趟環島之行，受到藍蔭鼎的薰陶與啟發，施翠峰對於臺灣原

〔左圖〕

藍蔭鼎（左）施翠峰（右）、郎靜山（右2）合影於阿里山招待所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〔右圖〕

1966年，施翠峰著作《風土與生活》書影。

〔左圖〕

施翠峰（左）與郎靜山（右）、馬壽華在美而廉餐廳聚談留影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〔右圖〕

施翠峰受聘為中國攝影學會主講人的講座聘書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

住民文化進而常做田野調查，逐漸成為斯界專家。1975年施翠峰與收藏原住民文物的順益貿易公司董事長林清富已經認識，1980年代林清富成立「財團法人林迺翁文教基金會」，施翠峰應聘為董事，並參與籌建「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」，終於到1994年正式成立。

日本學人中有兩位施翠峰心儀已久的臺灣民俗學家池田敏雄（1916-1981），和考古學者國分直一（1908-2005）。都是施翠峰參加韓國舉辦「亞洲民俗學會議」之後，特地轉往日本拜訪的，1971年在東京見到了池田敏雄。

池田敏雄少年時期隨家人來臺，就讀臺北師範學校，畢業後任教臺北市龍山公學校，娶艋舺人黃鳳姿為妻。黃鳳姿的母親常用日語說臺灣典故給女兒聽，終於催生女兒出版臺灣民間故事《七娘媽生》等書，也催促池田敏雄踏出採集臺灣民俗文化行動的第一步。1941年策劃《民俗臺灣》創刊，至1945年因戰爭而休刊。這本雜誌的封面或內頁，幾乎都有立石鐵臣（1905-1980）的插畫。戰後，池田敏雄偕夫人返日，據施翠峰的印象，回到日本的池田敏雄有一段日子並不是很得意的樣子。

1974年「第2回亞洲民俗學會議」會後，施翠峰從韓國直奔東京，會晤到戰後仍短暫留任國立臺灣大學的國分直一。戰後他還勤

[左圖]

黃鳳姿著作《七娘媽生》封面。

[中圖]

《民俗臺灣》雜誌書影。

[右圖]

立石鐵臣在《民俗臺灣》內的插畫。



跑臺灣從事考古挖掘，並繼續發表臺灣研究的論文刊登到各種學報。如1951年《東洋史研究》的〈戰後臺灣歷史學與民族學界〉，有譯文登載於1951年《公論報》副刊「臺灣風土」，連載五期。1953年《民族學研究》的〈終戰後之紅頭嶼（蘭嶼）〉，以及〈臺北盆地的閩族系農家〉（1954）、〈臺灣先史時代之貝塚〉（1972）等。國分直一是退休後自掏腰包，往返日本與臺灣，稿費必然抵不過旅費，他用退休金研究臺灣，著實令施翠峰萬分敬佩。

施翠峰多次海外講座與參加國際會議及各國旅行，總是速寫簿不離手的描繪當地風光，而有了「地理質感」的繪畫創作。最初是1985

年的水彩畫〈屏東所見〉(P.140)，僅簡單表現數株檳榔樹，卻正好抓住地理的質感，也就是掌握到南臺灣的熱帶氛圍。

1981年施翠峰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藝術家訪美，旅美訪問行程一



【上圖】  
1974年，施翠峰參加韓國「第2回亞洲民俗學會議」。圖片來源：本頁二圖由施慧明提供。

【下圖】  
施翠峰描繪各地風光的寫生冊。

### 【關鍵詞】 美國國務院邀請藝術家訪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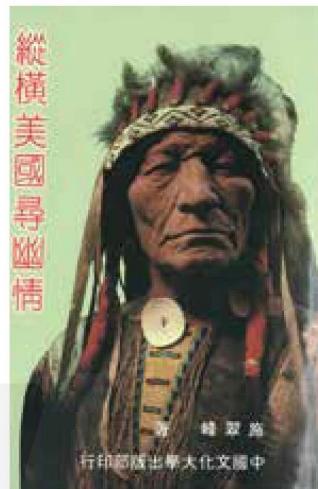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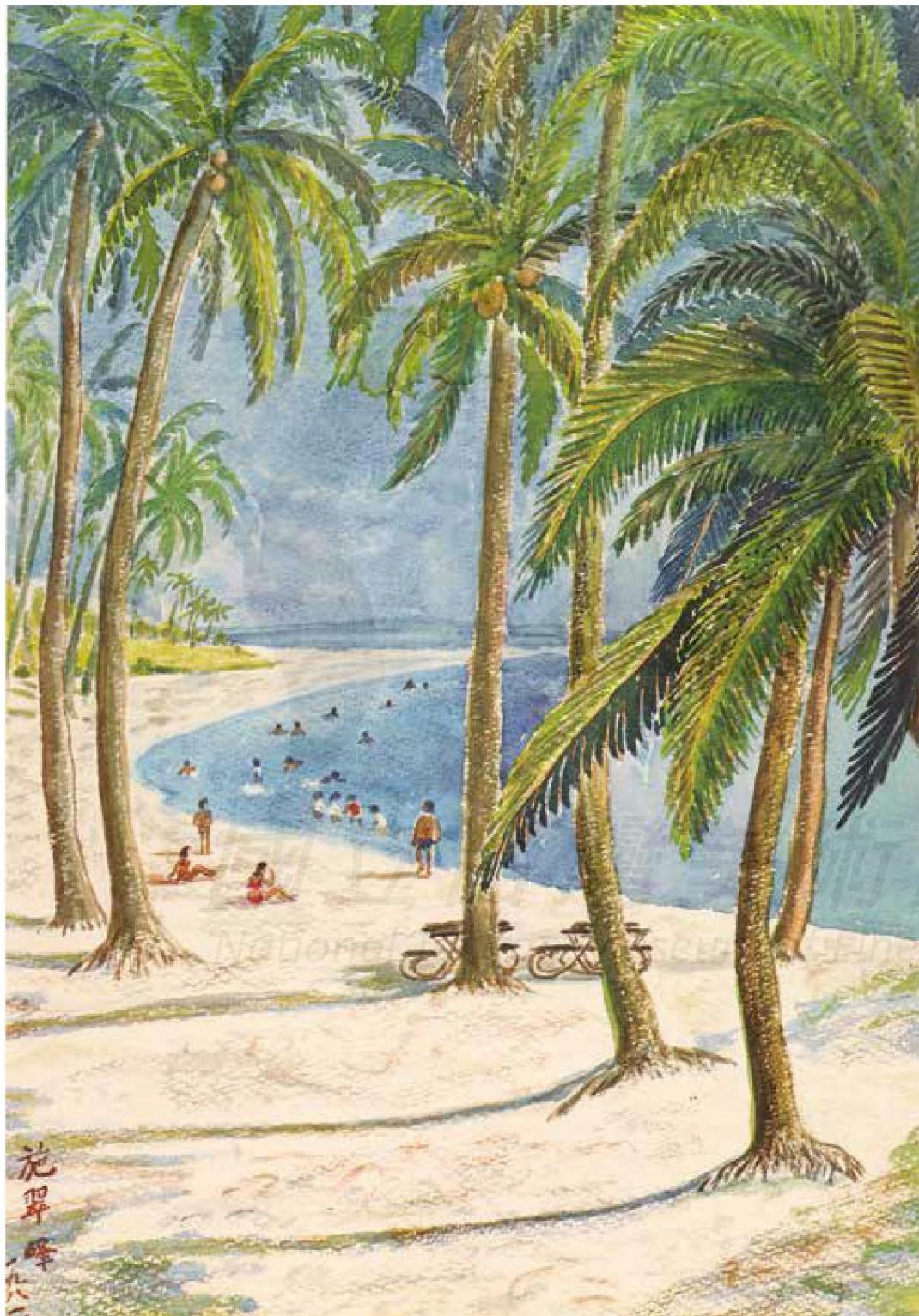
美國國務院國際交流總署透過臺北美新聞處推薦，邀請藝術家訪問美國。第一位受邀的是藍蔭鼎，1954年赴美。1962年同時邀請廖繼春與席德進，1965年前後有作家林海音，1977年受邀的是《藝術家》雜誌發行人何政廣，再來就是1979年的民藝學者劉文三，1981年的施翠峰及1985年的黃才郎。

受邀貴賓都可以自己決定訪問地點和設施，美方派員全程接待，也不需負擔任何費用。施翠峰選定印地安保留區做田野調查，美國人說：「您是第一個將旅遊行程改為學術田野調查工作的人。」



施翠峰  
一九八五

個月，他要求參觀印第安人保留區做調查，返國後出版《縱橫美國尋幽情》。同年所畫的水彩〈夏威夷海濱〉，即是異鄉地理質感鮮明之作，圖中椰子樹的長相，亦與〈屏東所見〉有異。



[上圖]  
《縱橫美國尋幽情》書影。

[左圖]  
施翠峰，〈夏威夷海濱〉，1981，  
水彩、紙， $57 \times 38.5\text{cm}$ 。

[左頁圖]  
施翠峰，〈屏東所見〉，1985，  
水彩、紙， $37.5 \times 27.7\text{cm}$ 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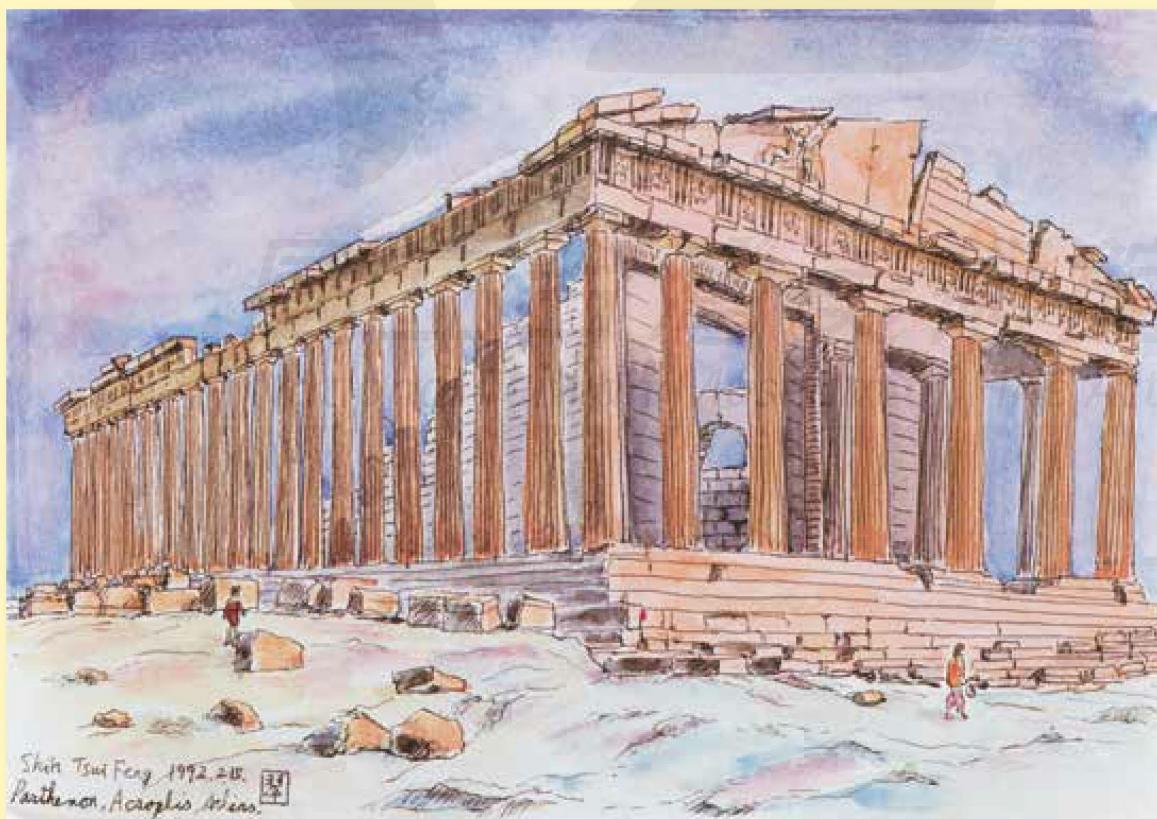
## 【施翠峰的速寫作品】

施翠峰的治學生涯，集收藏、鑑定，研究民俗及翻譯名著又不斷發表文章，實在是一位研究型的大學教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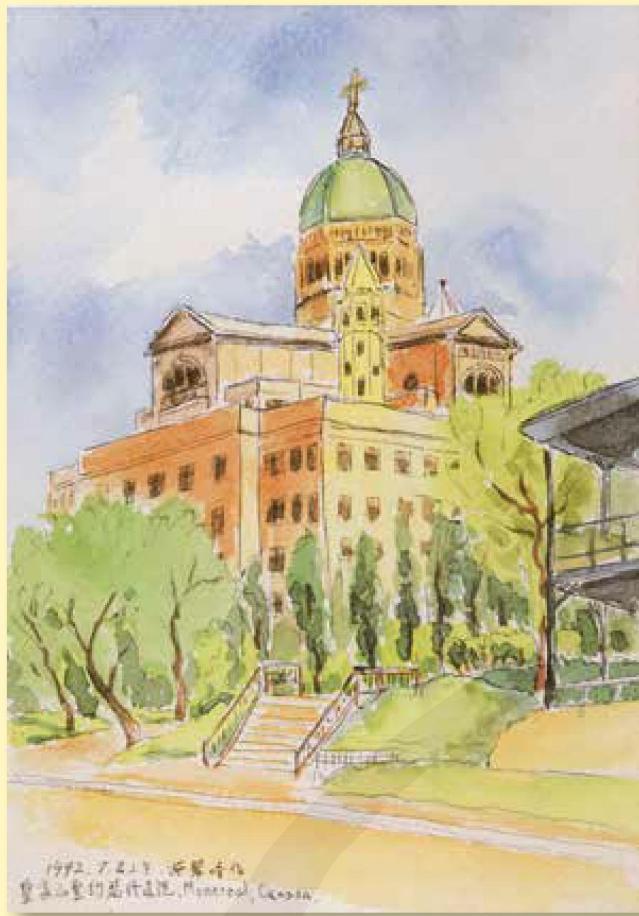
施翠峰海外踏查順道寫生的速寫淡彩，本來只當作行腳記錄，如今已是文化遺產的歷史記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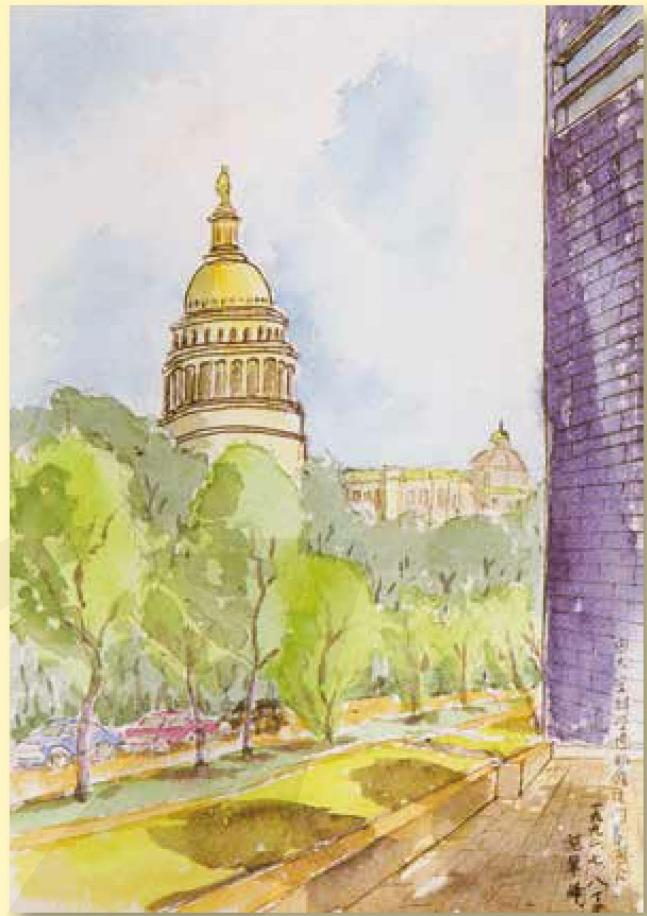
施翠峰，  
〈加拿大安大略湖〉，  
1992，水彩、紙，  
15.5×22cm。



施翠峰，  
〈希臘雅典帕特農神殿〉，  
1992，水彩、紙，  
17.5×24.5cm。



施翠峰，〈加拿大皇家山修道院〉，1992，水彩、紙， $22\times15.5\text{cm}$ 。



施翠峰，〈美國國會議事堂〉，1992，水彩、紙， $22\times15.5\text{cm}$ 。



施翠峰，〈日本京都銀閣寺〉，1998，水彩、紙， $26\times19.5\text{cm}$ 。



施翠峰，〈日本京都清水寺山門〉，1998，水彩、紙， $26\times19.5\text{cm}$ 。



1981年，施翠峰於奈良大學第5屆亞洲民俗學大會上發表論文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[右頁上圖]

施翠峰，〈麗江古曆〉，1992，油彩、畫布， $60.5 \times 72.5\text{cm}$ 。

[右頁下圖]

施翠峰，〈黃山雲海〉，1993，水彩、紙， $44 \times 59\text{cm}$ 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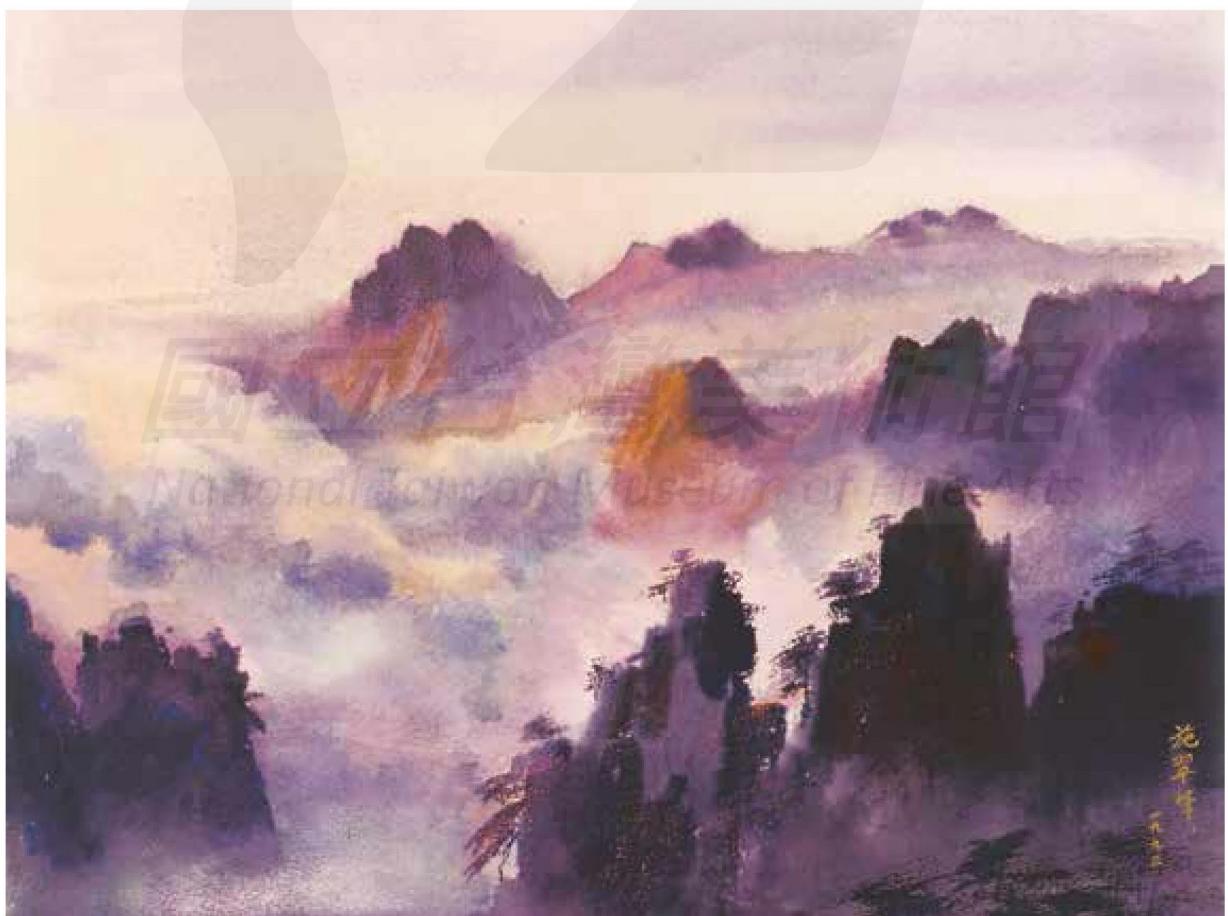
施翠峰，〈天神地祇〉，1981，水彩、紙， $54 \times 74\text{cm}$ ，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。

可是美國返臺歸途中，施翠峰又轉往日本參加奈良大學的第5屆「亞洲國際民俗學會議」，發表論文〈漢民族拜祖先之禮儀演變〉，研究臺灣民俗與臺灣民藝的感召，同年他特別用水彩創

作〈天地神祇〉，是很生動的寺廟神祇圖典大集合，被臺北市立美術館列入典藏。

另有旅行雲南的油畫〈麗江古曆〉，則是結合歷史與地理的雙重質感之新意，畫面依然具有濃厚的古意。同樣是中國風景的水彩畫〈黃山雲海〉是1993年之作，有意入境隨俗，採水墨筆法畫水彩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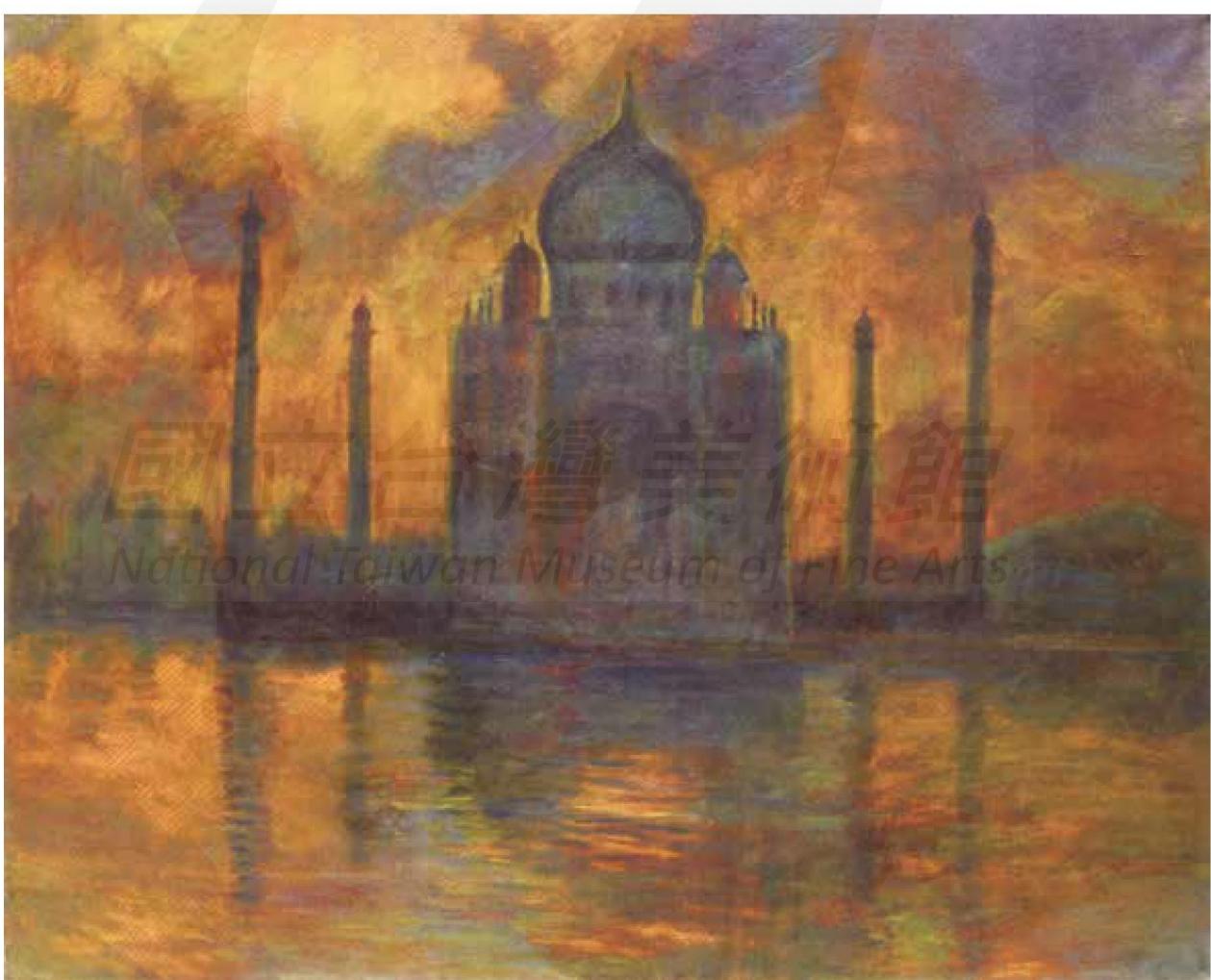
1988年所繪的水彩〈米蘭古城堡〉，是一幅色澤亮麗的寫實風景，有歐洲景觀的地理質感。另一幅是2002年油畫〈泰姬瑪哈陵之夜〉，白色建築在夕陽之背光中，筆下的地理質感，反射出印度歷史與宗教的神祕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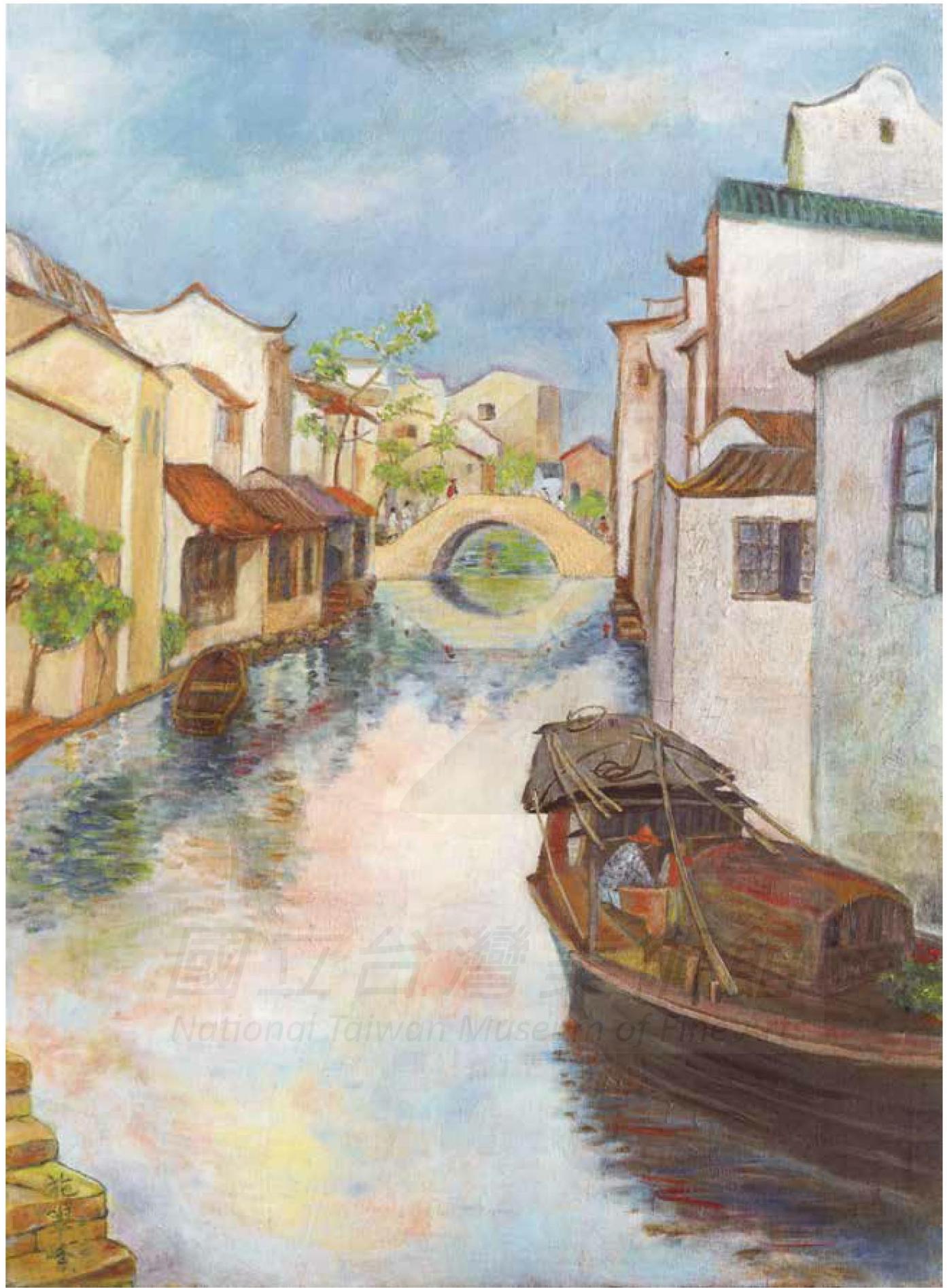
施翠峰，〈米蘭聖母院〉，  
1988，水彩、紙，  
53.5×38cm。



〔右頁上圖〕  
施翠峰，〈米蘭古城堡〉，  
1988，水彩、紙，  
38×53.5cm。

〔右頁下圖〕  
施翠峰，〈泰姬瑪哈陵之夜〉，  
2002，油彩、畫布，  
72.5×91cm。





施翠峰，〈水鄉〉，2007，油彩、畫布，100×72.5cm。



施翠峰，  
〈峇里島市集〉，  
2010，  
油彩、畫布，  
40×50cm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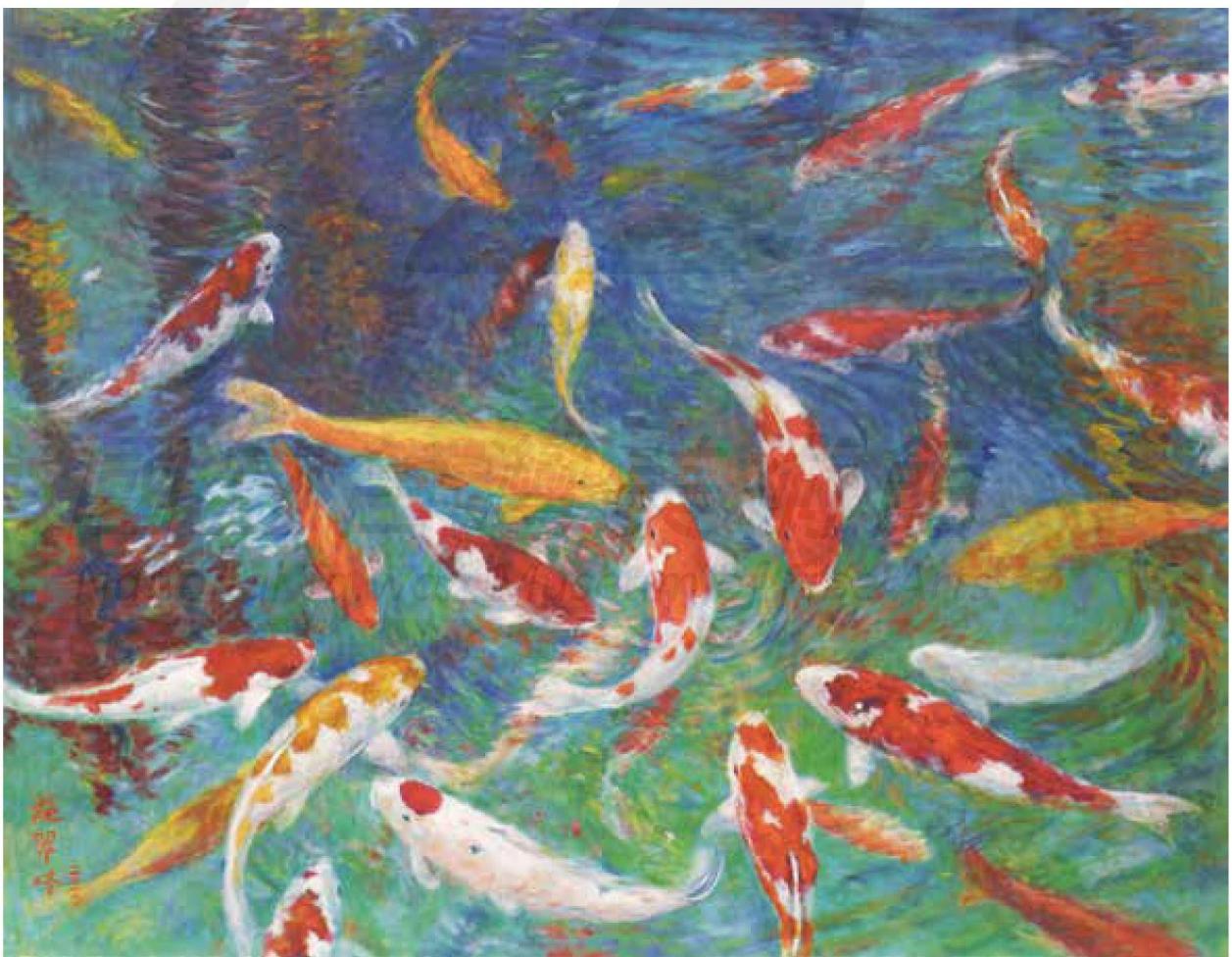
施翠峰，  
〈臺東油菜花田〉，  
2010，  
油彩、畫布，  
53×65cm。



施翠峰，〈待發〉，年代未詳，油彩、畫布，41×31.5cm。



施翠峰，〈月夜海濤〉，1993，油彩、畫布， $65 \times 91\text{cm}$ 。



施翠峰，〈楓紅魚池〉，2011，油彩、畫布， $112 \times 145.5\text{cm}$ 。

## 收藏家兼鑑定家

1950年代末期，施翠峰常跑古董店，彼時老闆們大都不太懂得臺灣傳統繪畫的價值，唯有施翠峰研究臺灣文化史，臺灣清代的傳統藝術，他早就掌握到史料，手中已入藏一件甘國寶的〈虎畫〉。甘國寶是武進士，18世紀初來過臺灣任總兵，業餘獨愛畫虎，另外一件甘國寶的〈虎〉是魏清德收藏的，後來由家屬捐贈給國立歷史博物館。以上二作都是現存最古的清代臺灣水墨畫。魏清德是艋

[左圖]

施翠峰藏品，甘國寶的〈虎畫〉。

[右圖]

魏清德捐贈給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的甘國寶作品〈虎〉。



舸人，與臺灣第一位雕刻家黃土水（1895-1930）是道上朋友，黃土水名作〈釋迦出山像〉的石膏原模就是他收藏的，現在各美術館所藏的〈釋迦出山像〉，是後來從石膏再翻成銅鑄的。

施翠峰也知道早年古董商怎麼曲解臺灣傳統繪畫，並糟蹋原作的趣聞，例如清末出生的臺北蘆洲人蔡九五，於1920年代畫的〈魚藻圖〉，本來長軸右上方畫有太陽，但因為戰後的仇日政策，老闆以為那是日本的象徵，所以被挖掉了！因為蔡九五的作品原本就很搶手，施翠峰還是忍痛收藏下來。

1961年中華商場三樓是臺北市的古董街（鐵路地下化後拆除商場，變成大馬路，即今之中華路），施翠峰常與也喜愛收藏的藍蔭鼎，連袂上街物色古董，他們同時看中一尊女神像，老闆以為是觀音像，但深諳

〔左圖〕  
黃土水雕塑作品〈釋迦出山像〉。

〔中圖〕  
施翠峰藏品，蔡九五的〈魚藻圖〉。

〔右圖〕  
施翠峰攝於藍蔭鼎的珍藏〈吉祥天女像〉旁邊。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

日本美術的施翠峰，一眼即判定那是如今日本亦極稀有的吉祥天女像，藍蔭鼎因有老友施翠峰鑑定，不惜斥資購得，成為鼎廬收藏品中最出色的鎮寶。

1980年1月號的《雄獅美術》，開設「古物收藏與鑑賞」專欄，請施翠峰執筆，他在首篇前言中有一段話：「筆者收藏古物二十多年，足跡所及自平地鄉村到山胞居住的山間，自臺灣島內涉及東南亞各個島嶼及中南半島、日本、韓國，收購而來的古物數以千計。……執筆連載〈古物收藏與鑑賞〉一文，將於本人一生所採購之古董為主，加以時代考證及詳述其鑑定的依據……」

所以施翠峰對古文物之興趣、了解與研究，進以具有鑑定的考證學基礎。他曾應邀前往日本岐阜縣四日市的古董會，為會員鑑定中國古畫，從而與當地收藏家持續交往，也鑑定他們專程帶來的臺灣的古物，凡經鑑定之後的作品都裝入合身的木盒，簽上鑑定人之大名、蓋章才算完成鑑定。

蒐藏是愛好古文物的決斷行動，喜歡古文物是人類學和原住民文化的研究心得，施翠峰曾經被形容為「採集藝術的旅行者」，旅行有印證足跡的繪畫作品，旅行還有深山偏鄉的田野調查，最終都成為學術專論。早年的文字



施翠峰編著的《臺灣之昔話》(日文版，昔話即民譚)。圖片來源：本頁二圖由施慧明提供。



施翠峰鑑定古文物完成後裝入木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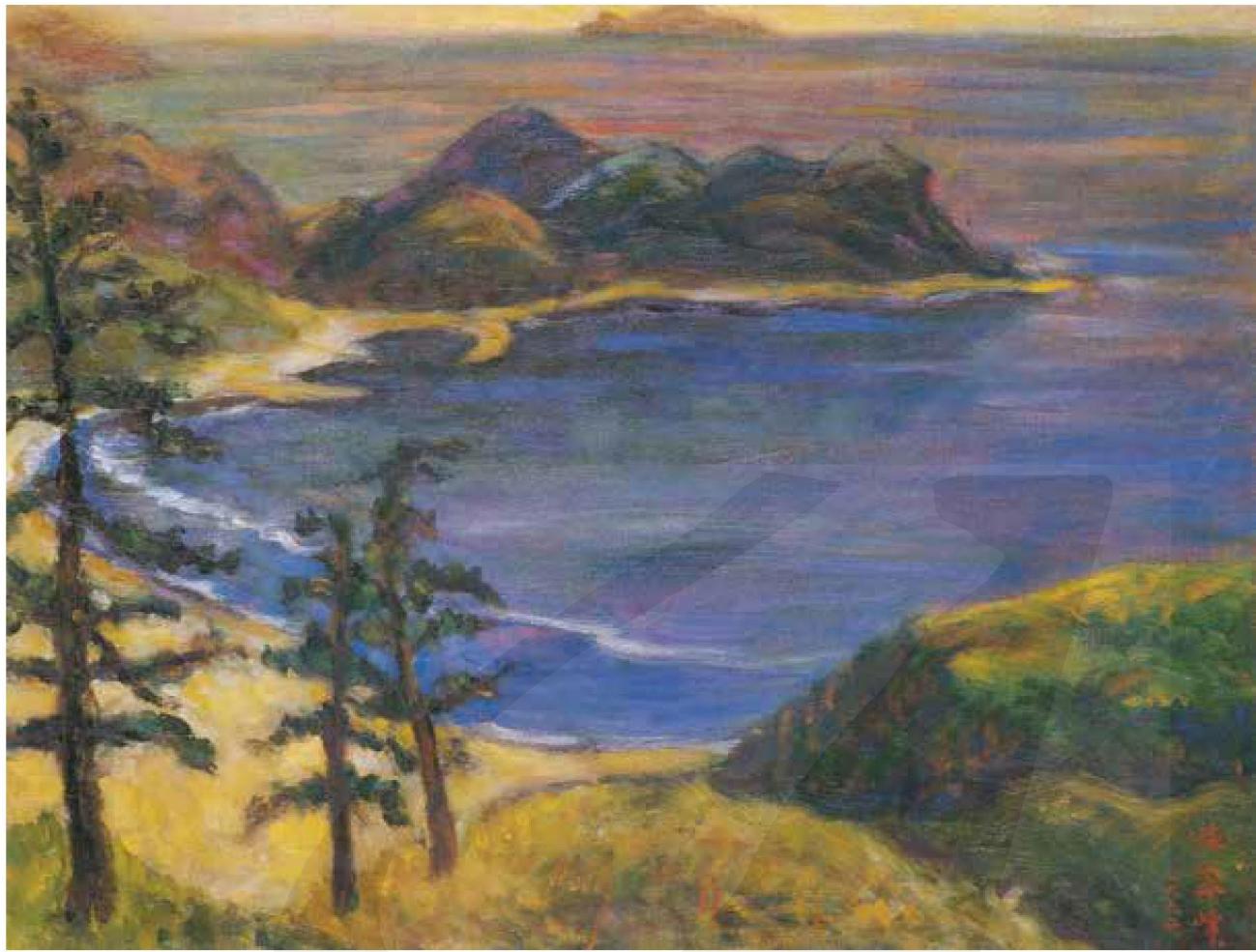
施翠峰，〈不丹的傳統建築物〉，  
1993，水彩、紙，17.5×24.5cm，  
圖片來源：施慧明提供。

和翻譯，以及同時期的少年小說，是率先立足現代兒童文學的開拓者，所以施翠峰一生知古通今，一直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，也一路走到終點。

此外，自1980年7月起，施翠峰不定期撰寫文章送到《藝術家》雜誌發表，第一篇是〈世界文化的十字路口：東南亞〉，主要寫他三次親臨中南半島及南海重要的各島嶼，對東南亞主要種族及其生活概況的體驗記錄。接著包括：〈南部山地藝術之旅〉、〈探討古銅鏡與宗教的關係〉、〈臺灣交趾陶的一大盛事：臺灣陶塑人物展〉、〈臺灣美術奠基功臣尾崎秀真〉、〈日治初期臺灣的美術活動〉，到了2007年，施翠峰發表了〈表現美感的人生：追憶年輕時代〉，之後還有〈對文化與藝術的熱愛：撫今追昔臺灣藝文往事〉、〈才華洋溢的藍蔭鼎：藝壇

施翠峰 2007年9月發表於《藝術家》雜誌上的文章頁面。





施翠峰，〈龜山島晨曦〉，  
1992，油彩、畫布，  
39.2×52cm，  
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。

交誼錄之一〉、〈溫文儒雅的郎靜山：藝壇交誼錄之二〉等系列文章十七篇，他對往事的記述引人入勝。晚年他曾寫道：「年歲邁進八十有餘，回憶過往時代生活，感慨良多。……我的一生，作畫與教書、繪畫、寫作佔了全部時間。……人生短暫，藝術永恆。」

晚年，因心臟瓣膜問題藥石罔效，病逝榮總。告別式上最後揚起送別的歌曲是施翠峰最喜愛的兩首日本歌——童謡〈夕燒〉和〈霧子之探戈〉（原唱者是1960年代低音歌王法蘭克·永井，臺語歌謠翻成〈懷念的播音員〉）。

2018年施翠峰走完多彩多姿的人生。最後，節錄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廖新田的追悼文：「施翠峰為後來的臺灣藝術研究留下珍貴的資料，他的貢獻與地位還有待我們持續發掘與分析。」

是的，施翠峰像白鳥一樣無盡飛翔，留下無窮的寶藏，正等待我們開採。